



□ 12
3598
7



門口 12
號 3598
卷 7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書何晏集解

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曰校正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

於文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註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

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註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古義
治民在於先修其身使民在於躬勤其事為政之道先之勞之之言盡之矣
易銳於始而怠

分類 子
卷号 74(10)
通號

<49-1969>

於終故養皆以無倦告之

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士各殊焉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

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疏

○子路問至無倦

者問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之勞之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嫌

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

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肅曰言為政

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馬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

則賢才無遺也疏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則賢才無遺也

疏

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

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

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

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

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

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間有才智者薦

之於君者也云曰馬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

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

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

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

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

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

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古
衛君謂出公輒方是時衛世子蒯聵取

其母南子之淫死，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祥公卒乃立蒯，蒯之子輒以拒蒯，輒乃仇其父而補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必也正名乎，言必使我為政則正名為先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

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註苞氏曰：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註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註苞氏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註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子路曰：至已矣。○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也。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先行何事為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答曰：若必先正百物之名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為時昏禮亂，言語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所以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不乎。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

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為政之事。賒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者。野。不達也。由。子路名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戒之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興。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行也。云。禮樂云云者。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惡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云。刑罰云云者。措。猶置立也。刑罰。

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跼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措。立手足也。云。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者。既民無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為政者。宜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云。言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句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苞氏曰。至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

如老圃。註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註

孔子多旅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宜者。孔子或指檢其。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遲請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吾孔子所以不答也。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圃種菜之處。
穡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負者以器曰襁也。學稼者。樊遲請至用稼。云。樊遲請

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

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學稼於孔

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

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如老

農。云。請學為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

圃者。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

者。既請二者。不為師所許。故出去。云。子曰。小人哉

樊遲也。者。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

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

不請學仁義忠信之道。而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

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竟。此又說學君子之

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若好禮。則民下誰敢

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云。上好義云云

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上

好信云云者。君上好信。則民下皆敬。不復欺。故

相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

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

信不以結心。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

形也。云。夫如云云者。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

以器曰襁。言君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

之民。大小歸化。故並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云。

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

古
政大事也，使難事也。
讀詩而有得，則達於
政，而能使事也。詩有
廣矣。
則為政之本立矣。察人情，識事變，則為政之用備。

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簞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言種也。言穀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蕃也。種菜於圃外為蕃盛也。○圃，負者以器曰穡。○穡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帛裹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子曰：至以為。○云誦詩三百者，不用

雖多亦奚以為，以訓用言其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善學詩者也。聘禮記曰：梓無常，鄭玄註：大夫使受命不受祿，是使四方所以貴能專對也。

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孔子禮達於政者亦於此焉。

古
此聖賢治人之常法，不如此而能治人者未之有也。蓋先王之治，詳於德而略於法，知法之不足恃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

令也。○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故能修其本則
未自從之天下無難為
者

古書所謂身皆謂己也
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
不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
得於身對事者也

蓋在當時誰謂齊晉
之強不如魯衛之弱
然魯後齊晉而亡衛
之子孫至漢猶在

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
多門人亦多衛人而衛多
君子

世夫子稱公子荆以示
居室之道也

善居室居者如居貨
之居室者如左傳奪
其室之室蓋謂家財也
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家有天下之有

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影猶
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

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

之政亦如兄弟也註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是

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故衛雖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曰至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鮒並

為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註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

荆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

居史記奇貨可居之居蓋也
室與左昭十年陳鮑分其室之室字同
言儻財也

古
民不至匱乏則老幼
得其養而民生遂
民知孝弟之義則
上下得其所以而民心正
民無恒產因無恒心

子適衛丹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丹有御也子

曰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冉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七

故加之以言既富而不
教之違於禽獸幾希
故加之以教

暮月而已可也己訓既
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
可見三年而必成也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疏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

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衆也孔子歎

衛人其民既衆多矣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益也冉

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又問既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孔安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月而可以行其政

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疏子曰至有成○云子曰

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苦誠能用我為治

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大成也三年一閏

是天道一成故為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註王肅曰

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

殺也誠哉是言也註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

信也疏子曰至言也○云子曰云云者善人謂賢

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

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

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註孔安國曰三十年曰

善人如管仲輩是也
為造為也
春書言為用也

孔子必有所指豈謂
楚先君邪善人不踐
迹則不用禮樂之教
故其化遲耳

仁者先生曰世者指其
世言
周文王之所以為文語禮

樂也。古亦曰周公制作禮樂者。語其備也。故古稱文武周公皆聖人者。以作者也。文王之所以為文中庸。

古義。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言治人之常道。故編論語者。不厭其屢見而數出也。為政者謂兼政也。左氏春秋可徵。左傳襄公二年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聞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而曰其事也。事者凡行常事。是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壹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賞刑罰田疇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千乘云。學子而篇。

論語集解卷之七

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疏**子曰。至後

仁。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深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樂肇曰。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疏**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不能云云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

正人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

曰。其事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疏**冉子至

也。云。冉子退朝者。退朝。謂旦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

論語集解卷之七

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樂肇曰：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
註 周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註**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

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

為臣不易，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幾朱子引詩訓期是矣，訓近不通矣。

註 孔安國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

近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

而樂，莫予違也。**註**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

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註**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疏**

定公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云孔

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與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興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為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合邦國即興者不云云孔子對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為人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心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為君

葉公楚葉縣尹僭稱公也
近者說則遠者來
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

張氏拭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見小利欲速小人心也孔子之言雖葉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疏葉公問至者來公亦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惟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以論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注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者子夏欲往莒父為宰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欲速者

古
隱非直也。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道也。故謂之直。苟於道有合，則無往而不得。故曰直在其中矣。

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餒在其中，本非得祿道也。父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

不求樂，然不可謂直非君子所尚也。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非矣。

樂在其中，述而篇。餒在祿，在共見衛。孟公篇。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又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者，云云。

古
恭則不敢肆，敬則不敢慢，與人忠則不欺，人之事，此所以求仁也。申規矩則得不由規矩，則不得，故夫子以君子

言為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見小利者，政貴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之。云：欲速則不達者，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事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

身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

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註：葉公語至中矣。云：葉

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於孔子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

吾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則自不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警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他人物來已家。而藏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可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

脩身之常法告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如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政先脩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行仁政者墨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世以使樊遲不疑焉告仲弓顏淵篇九經中庸二十章見

存疑云有耻不仁不智無礼無義之事皆耻而不為也然岸解云不辱君命詞令之有章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不屈于君命有先不羞辱也對重氣槩上乃在子貢以上人矣

棄去而不行也

疏

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仁之道也。云子曰

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居恒以恭遜為用也。燕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已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邈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註**孔

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稱孝是孝名于家鄉党是吾鄉本里稱弟是弟名于鄉市井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

抑亦是不足之意今之從政指當時大夫市井之人史記刺客傳正義云古者相聚而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

云市井

韓愈曰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為上文簡編差失也硜、敢勇、兒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亦可以為次矣**註**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

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註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

也筭數也**疏**謂子貢問至算也。云子貢問云云者

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已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空行則恥已之不及其其宜止則恥已之不免為人臣則恥其君不如此堯舜處濁世則恥獨不為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逮是故孔子之稱丘明亦貴其同恥義苟孝悌之先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君號令出使於四方之國則必使稱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

也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辭事有權宜則與時消息排患釋難解紛挫銳者可謂良也云謂士矣此者能有恥及不辱二事並行無虧乃可謂為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聞士之上者故敢更問士之次者云曰宗族為近近故稱孝鄉黨為遠故稱悌也縵協曰雖孝稱於宗族悌及於鄉黨而孝或為宋優使於四方猶未能備故為之次者也云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求次於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負而不諒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之士言必信須信行必果難云硯硯然小人為惡堅執難化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以為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雖為小器取其能有所不縲協曰果成也言必

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備行當以論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
子孟子蓋下篇見

合乎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硯硯小器而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為士之次也云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復云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聲箒竹器也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箒也箒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器量如斗箒之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也

疏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其中

者。當時偽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狂者。謂應直進而退而不進者。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為欺詐。故孔子曰。既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為偽也。季世虛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節詐。以誇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不遷。故云。有所不為也。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者。進取善道者。進而不為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節無為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多偽。而狂狷天然恒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註。孔安

古無恒謂有始而無卒也

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緇衣禮記緇衣篇

無恒之人不能守卜筮之占。亦不能守醫人之言。故云。不占而已矣。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所以用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有。故曰。不占而已矣。

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常之人也。善夫。註。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註。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

無常。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註。鄭玄曰。

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疏。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南人。南國人也。無恒。用行無常也。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為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恒之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况其餘乎。云。善夫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辭。證無恒之惡。言人若

為德不恒。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甚矣。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恒之惡也。言無恒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曰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也。所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註。君子心和。然

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

其利。故曰不和也。疏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不同者。和謂心不爭也。不同。

晏子辨和同之語。晏子春秋外篇及左傳昭公三十年和同之辨見微引之

微無說

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人同而不同者。小人為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

善明。惡惡著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為

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一鄉

皆惡。而此人為惡。與物同黨。故為眾人共見。稱美

未可。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

云子曰。未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

惡而此人獨為善。不與眾同。故為群惡所疾。故未
可信也。云不如云者。向答既並云未可。故此說
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鄉人善者所好。又為不
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信也。一通云。子貢
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
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
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
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孔安國
曰。至著也。已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
善明也。惡人惡已。則非已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

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註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曰。子

徵無說
輔氏廣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
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
甚寬而責人之意
甚刻。君子說人之順
理。小人說人之順己。
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至備焉。云君子易事難說也者。君子忠恕。故易
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說也。云說之不。以
道不說者。此釋難說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
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云
及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
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
人。故易事。云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
理。故難事也。可以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者。此釋易說也。既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
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者。此解
難事也。不測度他人器量。
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

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疏曰。至
云君子泰而不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
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

驕與奢後不同義。
仁者以儉解不驕。以
不以約檢已解驕。未免
倭訓讀字。

凌。而心恒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

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疏。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質。朴。仁。者。不。尚。華。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疏。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言。士。之。行。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如。也。

融曰。切。切。悌。悌。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疏。融。曰。切。切。悌。悌。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張也。愆。公治長篇。知所先後。後大學。好字中庸。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悌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論語已。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疏。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就兵可以攻戰也。疏。就。兵。可。以。攻。戰。也。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古。教民所謂脩其孝。第忠信是也。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為長上死。孟子所謂得民節。誠意。

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不可以即戎也。
左傳公七年晉文公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徵無說

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馬融曰言用不習民

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疏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况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饒虎。徒奔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弃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疏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

者。顏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註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

當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註孔安國曰君無道

而在其朝。食其祿是取辱也。克伐怨欲不行馬可

以為仁矣。註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

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

不知也。註苞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

也。疏 憲問至知也。云憲問取者弟子原憲問孔子。凡行事最為可恥者。云子曰邦有道穀

者。答可取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取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

太宰氏曰。章原憲自記其所聞。故不言姓而直稱名也。

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季氏篇

克伐怨欲不行馬。可以為仁矣。此句上必有脫文。蓋時人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弟子。向之故曰笑而不曰。子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

正同。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其仁。焉得仁。共見。公治長篇。

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蓋禮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重務也。

徵無說

也者。此可取者。若君無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取也。云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忌。怨。欲。貪欲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縉之。不欲。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註。士當志道。不求安。

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

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謂非士也。君。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行。遜。註。危。厲也。邦有道。可。

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疏。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以正理。處人。故民可以得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

子曰。至有仁。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

徵無說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數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憑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牛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註**德不至言也。○夫德之為事，必先有言，是言不可憶喻。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言不可憶事也。中

南宮适

註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註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奭，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夏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

註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註**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主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註孔

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疏 南宮造至若人

○南宮造者。姓南宮。名造。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

造。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射。故

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堯命羿命射之。中其九日。日中鳥皆死焉。羿者古

時多力人也。盪推也。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

不得其死。然者。言羿與一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

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禹帝。姓姁。名文命。黃帝玄

孫。皀之子也。謚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

右。稷。事舜時。百穀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為天

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

百穀。二人不為篡。推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

子孫為天子。造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

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答者。孔子

知造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云南宮造出者。

孔子不答。造自退出。云子曰。云云者。孔子不對而

答。造是謙也。造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

若人如此人也。言造知賤於羿。貴重禹稷。所德

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造。非周有十

士之南宮造也。○**註** 孔安國曰。至殺也。○羿有窮

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

夏石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名

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

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為君。其位號有

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

論語集解卷之七

徵無說

君子之不仁謂雖有愛
人之心而無愛人之實也
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
於己則雖父子兄弟
猶不能全其恩況他人乎
筆解曰仁當為備字之
誤也
君子謂指卿大夫以上
小人謂指士庶人

徵無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註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疏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

云者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
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列仁
慕為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

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等
遠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

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
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註孔安國曰言

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疏

子曰至論乎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
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

道不無勞類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
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

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
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禘諶草創之註孔安國曰禘諶鄭大夫名

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

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註馬融曰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禘諶既造謀世叔復

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

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

古
草創謂造為草藁
脩飾謂增損之潤色
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辭命雖出於子產而
至其成則子產獨專
其美也
禘諶作草世叔討論而
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
定於是乎文成矣子產
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

故鮮有敗事也

疏

子曰至色之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之事也

作盟會之書也云禘謀草創之者禘謀鄭國大夫

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辭則入於草野之中

以創之獲之云世叔討論之者世叔亦是鄭大夫

也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謀所造之辭學問寡才

源盟會之辭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辭云行人

子羽修飾之者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

名也唯不能始創之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人所創治

者更唯形修飾之云東里子產潤色之者居鄭之

東里因為氏姓又公孫僑名亦曰國僑字子產才

學過起前三賢加添潤色周旋會盟之辭也有

此四賢鮮有過失也孔安國曰至辭也獲得也

是春秋十九卷魯襄公三十一年傳語也獲得也

入野為盟會之辭則成於國中則辭不成也

馬融曰至事也更經也鮮少也事經此禘謀等

國之四人也故鄭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註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

之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註馬融曰子西鄭

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人也註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註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

故也疏或問至怨言云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

人也者答或人也言子產之德於民何如云子曰

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云問子西者或人

古
人當作仁按家語載
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
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
仁字之誤明矣而前
篇寧我同并有仁章
又誤以人作仁蓋人仁
同音故互相誤耳
問管仲曰人也奪
無怨言此問也子
曰貪無驕易是
孔子答也

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德業如何。鄭之公孫夏或云。楚令尹子西。云曰。彼哉彼哉。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插也。云問管仲者。或人更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德行。於民何如也。云曰。人也。管仲是人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曰。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三百者。釋所以是人之事也。伯氏名偃。大夫駢邑三百。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云飯蔬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也。蔬猶蠹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蠹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常理。故不怨也。云。孔安國曰。至。變也。子產德。行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傅也。云。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云。

徵說已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疏子曰。至。驕。易。云。貧而無怨。難者。貧

交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熙曰。願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豐足。無所應怨。然應無驕。則為易也。江熙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

註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

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

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
疏子曰。至。夫也。此

所能。趙魏皆晉地也。老者。采邑之室老也。優猶寬

闕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緩有餘

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云。

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

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

人少。其職事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為之。

古公綽蓋廉靜寡欲短於才者徵無說

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曰。士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子張曰。子張篇。子貢曰。子路篇。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
解命為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

約要古音相通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

也。卞莊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

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又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註孔安國曰。夕

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註子路問至人矣。云

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

答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求亦

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者。齊侯將為臧
紇。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
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
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忍施也。此是智
也。事在春秋第十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
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
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為趙魏老也。范甯曰。不欲。
不欲。不營財利也。云卞莊子之勇者。又非但公綽之無
欲。又須勇如卞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搭虎。一云。卞
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
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
飽。二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
言之。果如卞壽之言也。云冉求之藝者。非但勇
如莊子。又須有藝如求也。云文之以禮樂者。言備

有上四人之才智。又須加禮樂以文飾之也。云亦可以為成人矣。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人。人之難也。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曰。謂也。向之所答。是說古者。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也。然也。云見利思義。不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云見危授命者。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禮云。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是也。顏特進曰。見危授命。雖不及。下莊子之勇。猶顧義不苟免也。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久要。舊約也。平生者。少年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為今之成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取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問子問至然乎。云子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

論語集注卷之七

二十六

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也。○**註**馬融曰：至然也。○**釋**豈其然乎也。考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

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

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

要孝經五刑章約勒也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

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疏**子曰：至信也。云

名純武謚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

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後

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

求為後於魯。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

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

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

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

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

後，此正要君也。○**註**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

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

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

云者，李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

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統閉門譖於李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祖。雖臧氏。李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李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統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統有異母兄臧賈。臧為二人。在鎡。在舅氏國也。統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為以納請。統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統云者。統至防。使臧為為使。至魯。傳統之言。初孟氏譖統以甲自隨。謂欲為亂。李孫信而攻之。故統今謝之。而言已以介甲從已而視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正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勳者。二勳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統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勳。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勳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勳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統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為者。魯得統

正與譎。兵家之辭也。大氏奇。變百出。謂之譎。堂。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堂。正。者。求不見勝者也。

請。仍立臧為為後也。所以立臧為者。臧為于時又私自為請。求立已也。云統致防而奔齊者。統得立臧為後。竟故致防。與臧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還據私邑。求為先而立後。要魯魯邑。即此是。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註。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

而不譎。註。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

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子。曰。至不譎。

譎而不正者。晉文公。是晉獻公之子重耳也。初為驪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

命為侯伯。遂為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諂。詭詐也。文公為霸主。行詭詐。而不得為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為霸主。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政。狩。因此盡君臣之禮。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年。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齊侯為霸主。依正而行。不為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為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蕩船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慮君之涉

代醉曰。焦弱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春桓殺其弟。以及國。程子據此。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

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魯。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責此二事。是正不譎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註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兄也皆與昭不合考之
管子載召忽之言曰吾
君下亡有犯吾君命而
廢吾所立者吾糾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觀此
則計之立有先君之命
矣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魯。襄公從弟公孫
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
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
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疏 管子曰：至其仁。云子路曰：云云。
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
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
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
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
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
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

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
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過盟會諸侯，
不用兵車而能解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
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
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
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
年會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
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云云者，
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
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
註 孔安國曰：至死也。○
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
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
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
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恒，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
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
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
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

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禮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孫夷仲年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為君。死。蓋為桓公。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庶兄子糾于生。寶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年。羊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註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註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社之惠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註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

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疏

云子貢曰至知也云者

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仲既不為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為仁也云云子曰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迹也管仲得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復堪為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迫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轉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

欲生管仲衆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侯使輔天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賜猶恩惠也于時夷狄皆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邢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整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云者此舉受賜之事也被髮不結也左社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今我亦為夷狄故被髮左社矣云豈若云云者孔子更語子貢喻君忽死之不足為多管仲不死不足為小也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而不諒事存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

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並不足為是非也。死是人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也。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

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

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

曰。言行如是。可謚為文也。**疏**公叔文子至文矣。○

夫僕者。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朝也。諸

古如文子之薦僕。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志已薦賢。大為美德。

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之有才能。不將為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謚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謚為文矣。○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註**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

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云子

君無道也。云康子曰。云云者。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

靈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

是。先人老臣。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疏。馬融曰。怍。慙也。內

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難。怍。慙也。人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

其君。請討之。註。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

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註。孔

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二三子者。註。馬融曰。我於禮當

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

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註。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

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陳成子殺

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君于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認謀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

民不與者半。以魯眾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命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

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子路問至

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

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行行。未免此失耳。孟子離婁篇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蓋古義也。

致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鄙往將欲與彼合昏。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是謂以通為下達也。

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

代辭曰。士人君子。孝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業。故曰下達。也。謂學詩書禮樂也。

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

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為上。末為下也。**疏**子曰

至下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孔安國曰。為

己。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疏**子曰。至為

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已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已行之。成已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已之美。非為已之不足也。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云。徒。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

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疏**蘧伯玉至使乎。云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者。使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問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為耶。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恒自修省。夙夜戒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尚未能無過。况伯玉乎。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至政同泰伯篇曾子曰以下一本作別章

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方之位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云云。子已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已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君子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云云。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者不憂者。一。樂天知命。內省。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三十一

不疾。是無憂。云智者不惑者。二。智者以昭了為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冲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遂與眾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註。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哉。我則不暇。註。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子貢

方人。至不暇。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己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為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

一本予我之我作哉夫下無哉字

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為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

一本下已作其無作不微無說

不逆詐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為智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點之漸矣聖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為智者非君子之道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註。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疏。子曰。至賢乎。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人詐。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

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滅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註。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疏。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己。之無能也。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先覺或濫，則反受怨責也。言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注：苞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疏：微生畝至固也。云微生畝云者，微生畝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

微生畝武城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鄭本無為字。陸本無為是二字。

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疏：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驥非重其力，政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或曰：至報德。云或曰：彼與此有怨，而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故更啓以此也。不

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力小人也。必矣。徵無說。

是非邪正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待所怨者，可矣。以直報怨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時，豈漠然無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恩惠已，豈別有精微之解哉？

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者可知已。下學而上達者，下謂今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詩書禮樂而達於先王之心也。達如中庸達天德之達，是孔子知命之言。

古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

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註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註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也。下學而上達。註孔安國曰：下學，人事

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註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曰唯天知己也。疏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

人，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

言云。何謂莫知子乎？何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

者，孔子答無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知見知，而我不責人，天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我既學人事，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云人不見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註聖人至已也。聖人德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註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

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註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

忌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註孔安國曰：

季孫信讒，患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註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疏公伯寮至命何。云公伯寮云云者。

氏。令信譏譖子路也。云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

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告孔子。云曰。夫子固有惑

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孫為夫子也。惑

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譏子路也。云公伯寮云云者。

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此說助子

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

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

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

肆者。殺而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

子路無罪。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

之道德得行於世者。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

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

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雖公伯寮之譖

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曰。夫子使景

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區區之

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註馬融曰。至子也。亦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

云魯人弟子也。註鄭玄曰。至肆也。殷禮。殺大

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

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註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

次避地。註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註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註孔安國曰。有惡

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矣。註苞氏曰。作為也。為

朱註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七人正蒙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作者之留聖禮記樂記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作其名者人皆知之也橫渠有是說

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疏子曰至人矣○云賢者避世者聖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中中之賢也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已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詳**苞氏曰至輿也○七人是注中有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蔣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

一本下無石門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蓋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不恭也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至德也晨門知之以贊孔子故錄之舊注謂微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註**晨門者閤人也。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註**苞

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疏**子路宿

○云子路宿於石門者。石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

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

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

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云子路

曰。自孔氏者。晨門問子路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

曰。是云云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

也。言孔子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

不可為之。故問之。○**註**晨門者閤人也。○守昏晨者也。

註契契、寤歎
又憂苦也

蕢說文引論語作
更度也。度蓋蕢所
受。為今一斗四升。容
餘。故蕢又稱度亦

開磬而識其有心於
天下。非憂苦之聲耳而
何。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註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註此硜硜。徒信己

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註苞氏曰。以衣

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

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註未

知。己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

其不能解已道也。疏子擊至難矣。云子擊磬於

擊磬而為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也。蕢。織草
為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蕢。揭草

器而過孔子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蕢
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
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
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
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硜硜乎。莫已知也者。此鄙
哉之事。言聲中硜硜。有無知已也。云斯已而已矣。
考。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
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蕢者。又引事為譬。以諫孔
子也。以衣涉水。為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行道。
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
衣揭。衣曾。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
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
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繇
以下。為繇。繇。繇以上。為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
堵。孔子聞荷蕢譏已。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
也。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
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
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為難矣。玄風之攸在。賢聖

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與之至，相與之無相與，乃相與之遠。苟各修不，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蕢之談，譏甚也。按文索義，全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而尚蕢之聽，以為硜硜言。其未達耶，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覩，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年。契契寤歎，謂契契然。契契，謂心別有所志。詩云：行而猶空，信已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註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

古者世淳民忠，其執親之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不言，謂不論議政事。

古之人皆然，高道中哀，諒陰之礼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之，見哀戚之深，能盡人子之道，死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亦非曰欲緘口無言也，蓋欲無與人論道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也。周公所定也。蓋殷天子礼所以廢，三年喪者，以節文不修，故也。周公修其節文，而後不可得而廢焉。故屬諸周公，如說。凡古書曰君者，諸侯也。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註馬融曰：己，己百官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子張曰：至三年。云子張曰：云云者，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壬乙之子也。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二年。其德高而可宗，故謂為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也。乃有信默，言其孝行著。子張讀尚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張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此言亦激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已者，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群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

古
上之授民莫不欲其易
使也然每不得若其所
欲者蓋不恃其道也
夫治國平天下以禮為
本先王之御民其忘之
猶水之就下
已者對人之稱蓋脩己
有安民之本以世治國
平天下亦無難為者
敬者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之謂百姓者
盡人之稱
中庸九經首脩身一也

各總求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求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已具已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疏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

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

也。**疏**子路問至病諸。○云子路問君子者。問為君

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

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言當能先自修敬

也。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

已。而後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

也。云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已身。然

後乃安於百姓也。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

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病難也。堯

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瓘曰。此難

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

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

者。索已。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

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

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况

原壤者周文王第十
六子原伯之後

幼而不孫，第不頽上也。
長而無述，無善狀也。
老而不死，久偷生也。
故曰賊也。賊，害人倫也。
種子曰：孔子之故人曰原
壤，其母死，夫子叩之。沐
樽，原壤登木曰：久矣子
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
首之斑然，執女牛之卷
然。夫子為弗聞也者，
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狂聞之。
親者母失其為親也，蓋
故者母失其為故也。蓋
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
之樽，則知其為鄉黨。
為故相親，狎之人也。孔
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
行之，苟非親狎，豈知此乎。
韓愈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

原壤夷俟。**註**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也。**註**賊，為賊害也。以杖叩其

脛。**註**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疏**原壤至其脛

俟者，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禮敬。與孔子為

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豎膝以

待孔子之來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方內聖人，恒

以禮教為事，見壤之不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

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

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

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

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

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

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註**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

賓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苞氏

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

也，則非求益者也。**疏**闕黨至成者也。云闕黨童

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

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

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

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

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

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

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
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
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云
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
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
之道也○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
成人並位但就席角

而坐是無位也矣

與先生並行

童子問曰益者與子曰益者

實生之無出

論語集義疏卷第七

曰問黨之童子

論語集義疏卷第七
童子問曰益者與子曰益者實生之無出

樂天堂

佐藤了病

藏書